南雷文定

南雷文定卷八

遂陽靳治荆較訂

萬充宗墓誌銘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衛湜以外亦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間而未見者尚千家有餘如是則後儒於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尚無定說易以象數讖緯晦之於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浮誕魏伯陽陳摶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

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為郊社禘
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上生千載之
下不能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於海猶可
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為標準
毫秒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
置之而不道童習自守等於面墻聖經興廢上關天
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於萬克宗之
死能不慟乎克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
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克宗生逢喪亂不為科舉
之學湛思諸經以為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

詁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詁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畧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畧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詁之失學者入傳詁之重圍其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詁無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詁者過於信經試拈二節爲例八卦之方位載於經矣以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於經者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於齊周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

其姊妹非襄公則威公也毛公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非附會乎如此者層見疊出克宗會通各經證墜緝鉄聚訟之議渙然氷泮奉正朔以批閏位百注遂無堅城而老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後息之難宜乎如腐朽之受利刃也所爲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於大火復輯絕筆於昭公丁災甲陽艸各一卷其間說經者居多萬氏家譜十卷噫多矣哉學不患不博患不能精克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

也然每觀古人著書必有大儒爲之流別而後傳遠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化微妙唯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信陳澔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艸廬曰二陳君之說禮無可疵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蕺山先師夢奠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墻屋放言小智大黠相煽以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克宗之學雖爲流別余雖嘆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克宗爲人剛毅見有不可者義形於色其嗜義若饑渴張蒼木死國難棄骨荒郊克宗葬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惎不與西臺

之哭焉父友陸文虎甫中所稱陸萬是也虎文無後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克宗葬其六棺凡所爲皆類此不以力絀變輪而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諸生經能世其學克宗之卒余許銘其墓以鄭禹梅之跋翁傳盡其大指故閣筆者久之而經累請不已又二年始克爲之銘曰

三代之治。懸隔千祀。制度文爲。三傳三禮。牛毛繭絲。精微在此。釋者以意。或得或否。躪訛踵陋。割裂經旨。侃侃克宗。尋源極委。會盟征伐。冠昏喪紀。如棒珠盤。

如承明水。如服玄端。不謂故紙三尺短碑。西溪之址。書帶環之。不生葛藟。

陸周明墓誌銘 甲辰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贊夫俠者以布衣之俠與鄉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然時異勢殊乃有儒者抱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俠之途既無有土卿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復閭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以前亦嘗從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相尋之急此事遂止其時周明與其客以十數見過皆四方知名之士余問至其城西田舍複壁柳車雜賓死友咄嗟食辦余既自屏周明亦不相聞問然頗

聞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爲異人嗟乎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華屋甫田婚嫁有無人情等爾亦唯是胷中耿耿者未易下臍人見其踵側焦原手搏彫虎遂以爲異雖然周明一布衣諸生又何所關天下事而慷慨經營使人以俠稱是乃所以爲異也周明姓陸氏名宇爓鄞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寺卿母某氏配周氏崔氏子經異經周壻萬斯大少與錢司馬讀書忼慨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左右之祥興航棄其諸臣風帆浪楫棲遲金鰲牡蠣之間非內主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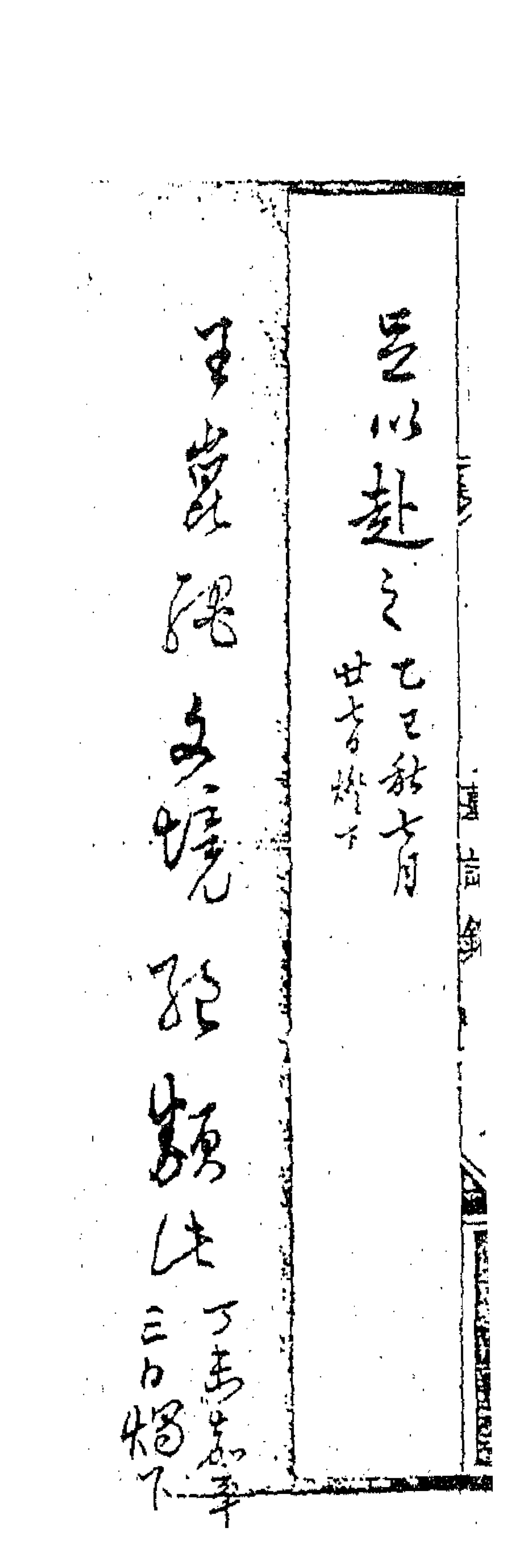
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周明無所詿誤脫械出門未至寓而卒周明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唯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訃聞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庵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闉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爲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令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干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

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遊人襍沓子雲紅笠提刀從十餘人登城邀戲至梟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害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援刀擊之繩斷墮地周明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無所可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傳人而去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而春明始瘞之昔李固之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殉尸不肯去欒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彼皆門

生故吏故冒死而不顧周明之於司馬非有是也二念憐其忠義遂不惜扞當世之文罔所謂尤賢尤難者不更在是乎初周明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得直周明詣文廟伐鼓慟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昔震川敘唐欽堯等同含生之獄以為生而漢時即此可以顯名當世在周明視之尋常瑣節耳獨恨不得司馬遷以拾之余因萬斯大而論次僅以答周明曩者之一顧也銘曰

或駭其奇或嘆其拙茫茫宇宙腐儒蚧結

名書酷肖史記而學力老健


邑以赴之
乙巳秋七月
廿七日燈下

進士心友張君墓誌銘

心友張君没於京師其友無不哀之哀其有才而業未就也有志而學未遂也慨自時風衆勢趨於科舉一途苟非卓立千古之士一第進士便意滿志得以爲讀書之事畢矣故流俗之論雖穿穴經傳形灰心死至於老盡者苟不與策名皆謂之無成豈知場屋之外復大有事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準量帝王之所經營聖賢之所授受下而緣情綺靡之功俱屬吾人分內學者窮年矻矻彷彿其涯涘而不可得總溢才命世抗志思古道之未通吾夫子所謂苗而不

秀秀而不實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天姿明秀率性聰達年二十四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縱橫指取無不如意流俗莫不交口羨之爲人得如君則亦已矣而君獨歛然不自以爲足將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於是親師取友里中有講經會君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同邑范氏多藏書余偕同學借抄日計君所手抄過於備書者君不特抄之而且發之爲詩無僻固狹陋之習使由是而之焉則且渟之爲道德流之爲文章溥之爲事業皆未可知未幾而君卒矣乃僅僅以詩見之於友朋間是其才可惜而

志可哀也故論君者不在君之所就於其所未就者

君自此遠矣君諱上塤字必友別號雪汀張氏顯於

宋宰相知白無子以兄子子思爲後仕至尚書工部

侍郎後有顯者自滄州徙鄞顯孫用明遷雲龍溪明

永樂間用明之後允肅贅城西青石橋余氏因家焉

允肅生寧寧生泮弘治辛酉鄉進士知豐縣改汀州

府學教授聚徒講學稱爲味芹先生味芹生仕仕生

國紀國紀生一相一相生遐勳字振寰治產積居與

時逐遂至富厚君其仲子也君應授推官以汰冗員

改知縣值銓選壅滯又連丁內外艱需次於家者十

餘載讀書之外好古書畫法帖與其友陳夔獻陳介眉范國雯王文三鄭禹梅之輩相砥礪於古昔乙卯始入京候補行人丙辰卒於寓舍康熙十五年某月某日也距生崇禎十三年庚辰某月某日年三十七葢未沾一命而卒士人白首窮經得貢於天子者固難貢於天子矣得登進士第尤難之難也既第進士則解褐除官直易易耳君何易其所難而難其所易鄉黨親戚以為君之不幸君子固未嘗以此置欣戚於其間也娶陳氏即夔獻之女弟子二人錫瓚縣學生錫璁太學生君將北上預營葬地於吳家斗繪圖

賦詩以爲達豈知其風流將盡志壹之動氣乎錫璜

錫聰以國雯之狀來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蹙蹙章句。錮人性命。覩一科名。以爲究竟。正如海師。針經錯亂。妄認魚背。指曰洲岸。所以古人。舉頭天外。些少得志。曾不芥蔕。此志無窮。海怒鵬搴。希賢希聖。以至希天。吁嗟雪汀。風雲呼翕。如此之人。會不四十。

王征南墓誌銘　己酉

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即仆故別少林爲外家蓋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爲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進夜夢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三峯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而王宗爲最著温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教其鄉人由是流傳於温州嘉靖間張松溪爲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爲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明得近泉之傳者爲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

孫繼槎皆各有授受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岳天目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弘雲泉傳盧紹岐貞石傳董扶輿夏枝溪繼槎傳柴玄明姚石門僧耳僧尾而思南之傳則爲王征南思南從征關白歸老於家以其術敎授然精微所在則亦深自秘惜掩關而理學子皆不得見征南從樓上穴板窺之得梗槩思南子不肖思南自傷身後莫之經紀征南聞之以銀巵數器奉爲美檟之資思南感其意始盡以不傳者傳之征南爲人機警得傳之後絕不露圭角非遇甚困則不發嘗夜出偵事爲守兵所獲反接廊柱數十人轟飲守

之征南拾碎磁偷割其纏摸懷中銀望空而擲數十人方爭攫征南遂逸出數十人追之皆踣地匍匐不能起行數里迷道田間守望者又以爲賊也聚衆圍之征南所向衆無不受傷者歲暮獨行遇營兵七八人挽之負重征南苦辭求免不聽征南至橋上棄其負營兵拔刀擬之征南手格而營兵自擲仆地鏗然刀墮如是者數人最後取其刀投之井中營兵索綆出刀而征南之去遠矣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暈穴啞穴一切如銅人圖法有惡少侮之者爲征南所擊其人數日不溺踵門謝過始得如故牧童竊學其法

以擊伴侶立死征南視之曰此暈穴也不久當甦已而果然征南任俠嘗爲人報讐然激於不平而後爲之有與征南久故者致金以讐其弟征南毅然絕之曰此以禽獸待我也征南名來咸姓王氏征南其字也自奉化來鄞祖宗周父宰元毋陳氏世居城東之車橋至征南而徙同嶴少時隸盧海道若騰海道較藝給糧征南管乘數人直指行部征南七矢破的補臨山把總錢忠介公建　以中軍統營事屢立戰功授都督僉事副總兵官事敗猶與華兵部勾致島人藥書往復兵部受禍讐首未懸征南終身菜食以明

此志識者哀之征南罷事家居慕其才藝者以爲貧必易致營將皆通慇懃而征南漠然不顧鋤地擔糞若不知已之所長有易於求食者在也一日過其故人故人與營將同居方延松江教師講習武藝教師倨坐彈三絃視征南麻巾縕袍若無有故人爲言征南善拳法教師斜眄之曰若亦能此乎征南謝不敏教師摔衣張眉曰亦可小試之乎征南固謝不敏教師以其畏己也强之愈力征南不得已而應教師被跌請復之再跌而流血破面教師乃下拜贄以二縑征南未嘗讀書然與士大夫談論則蘊藉可喜了不

見其爲篦人也予嘗與之入天童僧山欲有膂力四五人不能掣其手稍近征南則蹶然負痛征南曰今人以內家無可眩耀於是以外家攙入之此學行當衰矣因許叙其源流忽忽九載征南以哭子死高辰四狀其行求予誌之生於某年丁巳三月五日卒於某年己酉二月九日年五十三娶孫氏子二人夢得前一月殤次祖德以某月某日葬於同嶴之陽銘曰有技如斯而不一施終不鬻技其志可悲水淺山老孤墳孰保視此銘章庶幾有考

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壙誌 癸卯

天啓忠臣之家其後人多有賢者而兩浙之黃魏爲最著魏忠節公三子子敬死孝子一子問文學甚盛忠端公五子二人尚幼不肖與晦木澤望其姓名亦落人口當是時考官之入棘闈者皆欲得此兩家之後人出其門下丙子李映碧搜澤望而不得已卯陳臥子搜晦木而不得不肖入南闈則搜者在北入北闈則搜者在南得之者僅子一耳乃甲申之變子一遲十日之死怨家緣飾其事悲哉余兄弟二十年以來家道喪失風波震撼雖爲論者所甚惜然讀書談

道窮嚴冷屋要夜人間推排所不下則嫣然相對於霜落猿啼之夕者自信有不以彼而易此也昔先公在詔獄冥眩之中有老人屈指同難諸公而較之曰他日惟公最吉不敢以其言為誣也今者無端奪吾澤望以去始惝怳而疑於其言矣澤望諱宗會字之者甬東陸文虎以其窮經似先儒黃澤楚望也生於宛陵之官舍自幼俶儻不羈先公謂此兒成就未定但知其不逐牛馬行隊者六歲時沿河捌蟹為戲有塾師諧之曰蟹精善捌蟹澤望以捌蟹之杖跨之疾走而應曰龍子貫乘龍塾師縮頸與之十六歲補博

士弟子員爲博菴黎公所識拔又三年丙子乾所劉
公以第十寘之明年歲試復第一遂廩於二十人之
一又明年許公平遠提督學政一時譽望所歸不敢
以他人先澤望及試題有脫誤許公特召郡縣言其
故曰吾故欲首某而不可奈何發案澤望入許公謂
之曰子有文名而疎畧如此將無恃才而輕讀書乎
澤望傲然了不陳遜頃對曰疎畧則有之書故無所
不讀也許公變色而弟子員千餘人皆驚竟塡二等
時許公之意欲使其謝過而後高第之也壬午御史
觀風第一甲申拔貢未廷試而國變是時澤望年二

十七耳而場屋坊社汜歷十餘年之久行輩視爲老師名宿方縱橫捐取一旦歛而與農樵爲伍其中若有不適然者始放之於酒其所與爲酒人者又不過里胥田父無所發其憤懣於是小人者僞爲問字求業以示親附澤望亦遂臨觴高談割臂痛哭驟長其聲價蓋不知坐受其愚弄也亡何兩子同日死壬寅過火廬舍蕩然婦隨以瘵死天又以意外困之癸卯四月予至語溪澤望尙强飯如故踰月急信告危余馳歸視疾已不可起至八月初八日卒距所生戊午得年四十有六澤望少無師以余爲師余初讀十三

經字比句櫛三禮之升降拜跪宮室器服之微細三傳之同異義例氏族時日之襍亂鈎稽考索亦謂不遺餘力然終不及澤望之精覈搜博覽天官地誌金石算數卦影革輓藝術雜學蕪無勿與予同者其詩初喜僻奧余一變而之冷淡澤望亦變其文華藻錯落頗以王微范曄爲則余謂此一種文寧以音節不同六朝便高槿其氣骨耶澤望不以爲然已亦日就刋落而蹊徑頓盡此詩文之無勿同也自濂洛至今日儒者百十家余與澤望皆能知其宗旨離合是非之故而澤望忽折而入於佛其初遇學佛者概而信

之凡喫菜合眼躲閃籬落之徒便降心而與之交及穿剝三藏窮歲累月稍稍出而觀今之所謂宗師者發露其敗闕亦遂牛毛繭絲爲其教之書數十萬言余於釋氏之教疑而信信而疑久之知其於儒者愈深而愈不相似乃爲澤望反覆之蓋十年而不契終。於不可同而止然余賦性偏弱迫以饑寒變故不得遂其麋鹿之一往屈曲從俗姑且不免深恨釋氏根塵洗滌未淨而澤望負氣好高口含冤石嚙人卒爾必欲突兀自興亦自度不可與世接乙酉以後未嘗一渡錢塘山奧江邨枯槁憔悴呼天搶地竟隕其身

是豈學佛者所宜有然則澤望之學佛將無憤憾之氣無所於寄其亦如屈原之於騷孟郊之於詩張旭之於書耶故相宗性海即彼教中之嵩門者尚且入而逃其向背澤望乃能算沙摶空其精也乃其所謂憤憾之甚者耶曾祖諱大綬祖諱曰中贈封皆太僕寺卿父諱尊素山東道監察御史謚忠端母姚氏封淑人娶梁氏繼劉氏吾友瑞當之女子在者一人百

女二人長適馮宮儀御史中丞留仙之孫也次字邵某卒之次月附葬化安山賜地之左距餘姚城二十里余嘗謂孔子嘆顏回好學今也則亡其學不僅

指讀書而言然讀書亦學中之一事今之天下千百輩中求一讀書之人而不可得聞其人有意於讀書矣未幾類有物以敗之此無他不好故也澤望隨地來書卷未嘗一日去手丙子場後即爲日記所讀之書件繫於每日之下如督逋負不中課不休最其三十年中所未盡讀者獨道藏耳一日對客談名山舉似其路徑宮觀遺地而尺寸之客言君曾至耶澤望失笑而起淼皆得之書本者也其所著書緇齋文集若干卷緇齋日記若干卷學御錄一卷瑜珈師地論註若干卷成唯釋論註若干卷若澤望者以讀書而

言亦可謂之好學也已又不幸以憤懣損其天年豈讀書種子與欲絕於世乎癸卯十二月十二日

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庚戌

余友陳同亮改葬其生母爲之稅服三年夫稅服者過時而服其日月亦近耳顧二十餘年之遠則與生不及者同例同亮不行改葬之緦而服已絕之服卒意逆禮無乃謬于路當除不除之過伯魚既除猶哭之失歟已而門了介衍狀其事乞銘於余而後知其不忍哀愴之情始出於此也孺人姓沈氏杭州人年十八歸於侍御平若陳公公故鄞人未有子嗣遂買居武林以處孺人明年同亮生又四年嫡母周恭人歸同亮而子之孺人仍處武林思子不置踰年而卒

年二十四侍御爲文哭之權厝湖上當是時同亮壓於嫡母於孺人之喪不能親焉又二十餘年侍御恭人相繼謝世同亮始迎喪武林歸葬於鄞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凡爲人子者之言也孺人亡以恩子爲之子者又獨何心宜乎同亮之哀於凡爲人子者加一等矣梁沈崇傃以母死喪禮不備復於葬後更行服三年武帝據禮救斷崇傃終不得行其志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三年稅服自同亮而始何必有例乎同亮方與諸子修講經之會肄業及三禮諸子之論其亦有同與否耶嗟乎先王制禮以斬齊功緦爲

其文以不飲酒食肉處內爲其實苦之居喪者雖文實未必相稱然猶勉強爲之不敢廢也二十年以來所謂喪服者猝加玄絲於首蒙黑緇於身是孔子之不以邪者而以之待其父切齒三年之喪從是而廢矣夫於天下之所共行者莫或行之况能行天下之所不行乎吾欲以同亮之事書之爲天下諷也孺人生於萬曆丙辰正月二十日卒於崇禎己卯五月二十五日己酉十二月十六日葬於于丈鏡之原子一自舜字同亮庠生女一適周徽泰孫男一憲洪孫女二銘曰

西陵風雨下有安宅潮東來今兒無饑渴汐東去今兒無寒熱雖有安宅其如潮汐越山雨水生來未識生遊尙苦何況死陵丹旐白雞有兒在側有兒在側便爲樂闕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烈婦曹氏諸生顏洙之女衆寧之翟墩里人年十九歸同邑唐之坦之坦之父燠亦諸生也歸六年而之坦病烈婦悉實其簪珥裝奩以佐醫藥衣不解帶者半載疾革謂其夫曰君死我不獨生乃營砒霜以待丙辰歲九月二十八日之坦卒烈婦治喪衣衾必有副家人阻之不得因斥去其砒霜烈婦瀝桑灰為汁飲之腹痛而不死明日夫將殮恐死之不及是時也碎錢為屑吞以速之又不死夫既殮而防之者愈虔烈婦曰頃欲與夫同殮既失此期何日不可死而必

以今夜乎家人信之人定烈婦潛起飲滷升餘號呼宛轉毒裂經時復吐下而解烈婦曰我求死不得計惟有絕食耳不食二十二日而容貌如故神理嫻然夜半啓戶出投於傍舍池中久之而家人始覺出之池已死覆以衾而復活烈婦謂其舅姑及母曰大人非愛我徒苦我也我志已決遲速總一死耳於是復飲食起而操作如常尋剪其機軸製衣一稱餘布七尺有小婢乞之不與家人竊議曰尺布尚惜其不死明矣其時庭中蠟梅方開烈婦覩而歎曰昔董節婦有菊花詩美其不落也此花亦不落吾試咏之添得

氷霜枝葉無此花自與衆花殊其知秋菊貞心在衕
有黄梅抱樹枯十二月望起而嚴粧於天地影堂靈
座舅姑舅之姊各設四拜曰婦從此別矣孝養之願
以俟來生家人皆哀慟烈婦從容自若從此又不食
除夕得間取其七尺之餘布自經夫柩之旁始知不
與小婢之故也及殮目瞑口闔不同乎世之爲縊者
此固獨行其願之一徵矣年二十五許邑侯詣廬祭
之聚觀者數千人莫不爲之歎息泣下嗟乎古今死
節者多矣曾未有如烈婦之死而生生而死人世痛
苦之事備嘗殆遍者文文山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

八日又不死何意身親見之此如黃河一瀉千里非積石龍門呂梁之險不足以見其奇一沓求死一沓於爍天若故遲其死以極正氣之磅礴或疑守節為經烈婦所為似乎賢智之過夫溧陽女子一言而沉身王凝之妻倉卒而斷臂古人於生死之際處之至精今人見其為輕耳承流襲儆隨地可以解免名節蕩然不獨在女婦也當烈婦絕食之久余在講堂有傳其屬纊者仇滄柱謂吾黨盍及是時為式閭之事庶幾死者一問之也余與同學二十餘人為之一往已聞其入水不死余恐其因吾黨而激之以不得不

死乃致語其舅言貞之未嘗劣於烈也是後余返姚江竟不相聞今年二月至武林陳子燦子文迎謂曰烈婦死矣將死烈婦謂其舅曰吾願見黃先生一那而死今已矣嗟乎風雷雨雪作於除夕烈婦之志可以激天豈待人激是則余之陋也某年某月某日與其夫合葬於某所其舅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培之厚藏之密三尺墳千年室託城塚愼勿逸

王孝女碑 丁巳

王孝女者慈谿王孜之女也居城之東偏歲丁[illegible]月十八日夜二鼓失火孝女母卒停柩於中堂孝女處樓上趨至中堂疾呼舁柩無應者巳而火至孝女伏棺上不肯去其父從火光中遥見之抱之而出則巳死灌以礬水稍甦聲出喉閒僅綠髮閒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氣絶時年十五也先是四月之盡城中菊花盛開觀者絡繹不知其爲何祥也至是而有孝女之事孝女顧委巷中紅女纖兒耳天地不以其渺末而氣候爲之審移則夫今日之擣駕天地者

其不在通都大邑之貴人亦明矣古來火逼親
棺守死勿去者東漢之蔡順古初晉之何琦齊之傳
琰梁之徐普濟元之余丙祝公榮郭通陳汝楫明之
楊敬祝大昌鄒翰陳倫然皆幸而得免其不免者則
宋賈恩隋李孝子明唐治始三人耳然皆男子以女
弱而殉身者僅一孝女而已誄曰天地晦冥正氣滿
瀾忽然發作在於畢衆有如奔流泄塞勢不能面决
口而出動魄摧顏伊惟孝女幼而窈窕萱草霜披帷
堂月暴粉書識魄鏡臺留照所以孝女來驪必告火
之先家中細事孝女詩話出出夜半融風火如狂濤
必告柩前而後行

烟燄蔽空孝。女。不。見。烟。燄。而。見。毋。容。豈。忍。絕。裾。離。此。簾。櫳。舉室奔迸而少一人有伏棺者電光繞身時負而出已絕呻吟碧水三咽一絲氤氳母棺出否竟無答者恨此一身不與同赭。形。爲。灰。留。魂。不。毋。舍。鬬然而瞑哀動城野曹娥投水王女赴火。水。火。死。形。死。仁。不。可。百。里。千。年。雙。碑。翠。鎖。吾。作。讔。語。江。流。不。隳。

終

南雷文定卷九

遼陽靳治荊較讎

移史館熊公雨殷行狀

熊公諱汝霖字雨殷世居餘姚之天花街祖某父某公登崇禎辛未進士第授同安知縣爲政不避强禦直行巳意紅毛入寇公渡海敗之於下門考選戶科給事中辛巳江南荒疫人死且半米價四兩有餘轉運不至命給事中七八人催督漕糧公當江南上江黽勉從事不使病民遼練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而集沿途見聞無不入告上以朝臣不足任使所用

文武踰繩越契而左官外附之徒兢張空虛以邀榮路公以爲破格不如循常聽聲不如採實武臣只用甲科行伍凡叙功御覽名色一切報罷會推大將亦須保舉事敗連坐舉主庶杜債帥之門又言時値艱難安危省括懸於督撫以臣裁量多不可以備倉卒也關督范志完事口舌而習調撥順撫潘永圖何所優長況當軍旅宣督江禹緒陽和兵譟風裁掃地宣撫李鑑忸狀小利不持士節保督侯恂凡偶近器鳳督馬士英嫗嫣名勢秦撫蔡官治威恩淺薄襄藩陷而楚撫晏然南陽破而豫撫無恙皖撫黃配玄僅百

界之才保撫楊進非鈇鑰之選臣非敢薄待天下士謂方今督撫盡皆非人大聲疾呼欲使共內手捫心量力自陳耳力言孫傳庭不宜急戰不聽而敗京師戒嚴公分守齊化門隨時條陳四月之間三十餘疏皆切中機宜多所彈治上亦佳其敢言召對咨諏公言行間諸臣去彼數百里而軍不敢一逕顧行大約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如厮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耳兵士一聞督戰便洶洶欲叛如此則將不能御兵何名為將督師不能用將何名督師與言及此督將之肉其足食乎巡按陳昌言

奏淄川鄉官孫之獬夢關壯繆語之爾等安心守城我以神兵出戰遲明瞻像汗下如雨公言山東州縣十去七八而獨効靈一淄川壯繆正神而獨降夢一之獬此何爲者乎之獬逆案中人士論棄之豈神偏鑒之乎爲此言者不過欲借神異之說達其姓名於御前以爲異日然灰之地縣官從而和之奇矣按臣不加駁正而據以入告何異夢中說夢也竊謂淄川之夢涿城之守同一機關遠法王欽若之閉門誦經近類揚嗣昌之華嚴退蝗可怪也公於朝廷舉動失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痛態開元姜埰兩給事之獄哉

山余椒之去斷斷廷諍不肯但已當時號爲能諫者亦必揣摩宛轉以納其說而公之發言戇梗有敵以下所不堪受者有犯無隱盡其天性然也止以降謫而去烈皇可謂之能容諫臣矣公言楊嗣昌負國尚未處分誰爲嗣昌畫練餉之策驅中原百姓爲盜者沈迅也誰爲嗣昌運籌以三千守襄而賊以十七騎入城遂出逃者余爵也誰爲嗣昌援引乙榜開府受事即敗者宋一鶴也情面賄賂斷送封疆二祖列宗之靈能無飲泣地下乎執政既苦其誚讓上以飲泣一語致怒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補原官轉吏

科公言諸臣爭誇定策罔計復讐處堂未已且爲闕穴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爭殿廷之上無人臣禮其言起阮大鋮也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寧博採廣搜求奇材於草澤胡孰私邀衆翻鐵案於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其言四鎮也一鎮之餉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會堂奧之內而遽亦藩籬視之其言復厰衛也厰衛之害横者借以樹威黠者因而牟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鷄犬亦無寧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

失德止有廠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新建毋事持正其待同官嘗乏溫潤之色馮士英恨之使其門客朱統鑨造作飛條跳梁大叫公言么麽小臣爲誰驅除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勑斜封端自此始可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閩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勳臣而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先帝旁寄內臣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邊材督撫首施兩端超遷宰執羅拜賊庭思先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

九月出差陛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宮府之間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庭推四品監司竟晉僚端之席追贓定罪無煩司寇之章雖然睿斷之無私未免群情之共駭況乎蹊徑叠出謠諑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爲黨人一官外遷輒誉當事爲可殺市井狡獪眈眈得官呈身應募以備推办上變之用者環伺而待發逐客之令時聞翩翩之鄉未已假然而隻手足戡禍亂群小可致太平即使斬除異已別用同心吾輩自然退聽其奈總總報復切切更張置國邮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黄白充庭書紫塞路打成一

尻富貴世界六朝佳麗復見今時排卻晉宋梁陳後來一段公案也其時黃耳鼎墜朗方以例轉傾側聲臣護曉家宰朗出餞公適即抄傳至朗讀公疏一字一擊節及至一官外遷二語辭怨中止相對黙然會稽之守盡江而營公之意欲令諸師畢渡沉舟破釜爲不返之計如其不濟則亦八千子弟豈復東還五百島人不脫斂鎧而已身提孤旅不滿千人從小亹渡江扎喬司倡率群帥而皆契需觀望無一應者公進至游寧集其父老豪傑激揚忠義辭酸淚血閱者莫不感動旅拜轅門者且萬人別營伍分汛地以本

邑進士俞元良同餉指揮姜國臣主兵浙西犀起浙海、烽、燃、一、時、號、之、爲、熊、兵、公、大、小、數、十、戰、親、臨、矢、石、累、經、覆、沒、志、氣、不、爲、之、少、衰、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㐂何而閩使劉中藻至欲以江上之師受其約束行朝洶洶且議開讀之禮魯王亦將退就藩服獨公持不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定論不磨若我兵克復杭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脚此時主上早正大號也有名敢之閩中乘時擁戴仓有鬪越者規局更斯例論千秋萬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而使閩兵克

獲武林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時方議迎
詔亦未爲賊自公此議出人心始定閩使始返丙戌
六月朔浙河兵潰公扈監國由海道至閩而隆武走
死郡縣已皆降附王以公爲東閣大學士會兵於長
垣分道攻取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王在
閩安鎮時國事皆專於鄭彩彩暴橫公每折之以禮
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公稟擬恒右瑞彩積恨之既
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爭商船嘗恐謙之襲已公自
閩安至琅琦休沐守琅琦者彩之裨將李茂也與公
奴子爭口元夕熊鄭兩家同郡相間遣茂即以合謀

告彩公遂爲彩所害幷其幼子投海中公報國之心九裂不恨然吳鉤在矢飛火狂濤皆鑒公之忠全軀橫海之鯨而受制於螻蟻謂之何哉夫神器流離草創未有成緒公何不引閩所爲助而分唐分魯自開瑕隙議者以公爲鬩昔梁元帝以簡文制於賊臣太寶改元卒不遵用逮侯景授首而後焚柴須瑞隆武之制於鄭氏猶侯景也公而奉詔亦豈能轉其斗粟發其一甲乎徒使江上離心行間之精神徒爲福京之媚悅耳此舉固與元帝無異也然則公何不勸監國即真以繫波蕩之人心議者以公爲迂昔光武既

貳更始運之一年河北既平而後受命事之無成天也天若假其始願焉知郎非白水嗟乎踵百王之末當陽九之會帝星帝爵何益於運數臨國不稱位號涉川龕暴力絕而亡留此無利天下之心皦然千古其視受終如敝蹝也公之所慮不亦遠乎公子茂鼎介余族叔應蛟求序公事公魄不返公魂無廟幽銘陽碣無地可施爰撰行狀一通移之史官以爲列傳之張本也

移史館吏部左侍郎章格菴先生行狀

會稽章譽持格菴先生家傳以余爲先生同門友也再拜乞行狀將以上之史館先生在崇禎閒爲一代眉目豈可令其遺事舛駁零落乎謹以故所聞見狀之先生諱正宸字羽侯別號格菴會稽人也爲道虛望族祖　父　先生爲子劉子內姪從而稟學爲人誠樸近道深爲子劉子之所契許舉崇禎庚午鄉試歸至濟寧聞報同舟有李科者先生師也先生不忍其失意獨歸偕返而後北轅明年登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禮科給事中上求治太急烏程復以功利熏之

先生言伏見陛下洞照群情有先事爲察之哲鈐束百辟有以力勝殘之威登咸三五有其臣莫及之聖是以合意者爲忠良屢算者無改變以至急賦之開釁錮罪之失情追往之稔惡告密之府奸群心嗟嘆盜賊披猖求治愈急而愈遠矣亦惟是語默動靜之間日求放心以周孔仁義爲必當遵以管商富強爲必當黜以臣隣吁咈爲必不可厭以億兆耳目爲必不可蒙謹喜怒之端灼善惡之别則太平宏業自然各得其所蓋先生之言治必本於學術讀者不問而知其爲大儒之弟子也巴縣爲程之衣鉢也癸酉入

相先生奏彈應熊剛愎自用縱橫爲習小才足以覆短小辯足以濟貪一旦大用必且芟除異巳驅除善良報復恩仇混淆毀譽且訛言何所不至夤緣左右士論所耻從此薰心捷足之徒飈馳而起矣疏入下獄馬世奇王邵爲先生過巴縣曰章長科此舉成就老先生爲潞公矣巴縣艴然曰這個皇上耑如何做得潞公然上亦不深罪放還田里丙子冬起戸科先生言方今大臣持祿養交刻深難犯揣摩宮府張設爪牙知護一官小臣習爲恬默冀以自全盱豫邀求隨機觀望知護一身通國臣僚盡爲聲名利祿無一

人爲陛下者陛下以孤危之身居臣民之上受人欺紿釁兆百出臣切傷心大抵爲烏程而發戊寅五月火星示變時田貴妃與中宮不恊上久不見中宮武陵故以田畹進上疏微及后宮爲給事中何楷所駁先生亦言火于五德爲禮陛下未嘗以沽名市恩疑大臣也而大臣揭救鄭三俊錢謙益倡爲是言疑陛下甚矣是謂無禮史堃辨疏一曰時局再曰時局理玄黃之說開群枉之門亦無禮也朝廷每一番令甲即增一番徑竇張櫂芳京察不謹借城工以復銓職亦無禮也灾異頻仍陛下方發罪己之詔而李鳳鳴

稱善言不可退星猶揮戈不可卻日亦無禮也然則熒惑焉得不垂象乎蔣廠衛横甚先生又言西廠雖革而西廠之實尚存西廠之任雖虛而昔日把持西廠之人尚在昔云陛下不知則宮掖之間肘足之際尚且迷罔天聽而況於三輔郡縣乎上令中官自行囘奏氣勢爲之少衰辛巳賊陷洛陽福王被害上召對群臣於乾清宮先生奏闖賊從四川來奏未畢樞臣陳新甲從旁急應曰賊自秦來不從川來言至再督師楊嗣昌奏流賊九股已撫其八只張獻忠與曹操逃入蜀闖賊在獻忠一股之內今從川來所過地

方不見攔截則嗣昌之欺君露矣新甲表裏爲奸故不禁其辭之暴也尋長吏垣先生言治之盛衰由於言路之通塞臣爲六垣之長苟一垣不言一事不言皆臣之責也一日召對上厲聲曰言官須是設身處地奈何苟且塞責先生對設臺諫本以求言寧言不當無使其畏而不言願皇上勿生厭薄宜與再召悉反前政引用正人撤回差璫停止緝事錮租清獄行問賞罰朝報夕可天下仰望手釆刻期太平而門多雜賓性少剛節先生故宜與之門人也謂其一時之君子曰吾輩當夾持相公以成就其功名無徒將順

以爲臧氏之美疢也會推宣大總督宜興欲以門生江禹緒陪之先生不可冢宰承宜興意江爲正推先生劾冢宰弘易不道宜興欲起江陵令史調元先生於其名下註一鑽字遂止宜興之起涿州之力也宜興無以報之欲借守涿之功復其冠帶先生與金光辰孫晉固執不可亦中格且上言閣臣先格君而後事功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君心可格人主菲薄朝士必因外庭無一人一事足稱意者苟能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自起皇上敬信矣宜興雖恨先生然終先生在

朝形格勢禁亦不至大段放倒賄賂如後將也先生
又舉史可法范景文孫傳庭蔡懋德可任司馬以爲
國事日壞皆由司馬之不忠賄賂不絕情面不除推
諉不屏欺朦不破恩仇不化軀命不捐以致刑賞倒
置功罪混淆臣不知兵安知人之知兵所可信者諸
臣夙具肝膽自矢忠義愈於蠹國欺君寡廉鮮耻之
陳新甲耳壬午五月會推閣員先生與冢宰李日宣
河南道張瑄共事先推十三人上命再推又列十一
人六月辛酉召對中左門上怒徇私濫舉如房可壯
宋玫張三謨何故得與日宣對畢先生奏日宣平日

游移步執持臣會有公疏糾之第此番推舉實無徇私即房可壯三人未必果堪輔弼論其生平頗知自好上怒未解下先生等於獄遣戍均州先是無名子效東林點將錄故智以二十四氣分配朝官達之御前於是閣員兩推所不及者流言以貫之上聰明旁寄遂以爲然南渡以原官召先生上疏一曰勤學春秋爲孔氏要典宜選方聞之士朝夕進講高皇帝祖訓備歷艱難尤宜時時省覽一曰辨官易言朋黨承家小人勿用其乘時射利僥倖顯榮口舌得官者不宜輕開濫門一曰肅綱紀刑賞之間威令不行四海

生心今於藩鎮之中忠勇可任觀望不前速宜分別以就鈐鍵一曰正人心天啓之季喪心媚逆餘孽猶存薰蕕彌甚今茲附賊豈緩刑章又疏陛下宜縞素帥師親臨淮甸聲靈所震人切同仇而乃不稱行在粉飾儀文志在偏安竊恐偏安之業亦未易也馬相將起阮大鋮舉朝爲難銓衡不敢任其責欲假中旨起之司空缺先以中旨陞張有譽先生封還詔書不聽上言臣於有譽非爭其人爭其事也傳陞一途非所以待正人君子有譽賢者未必即受是用有譽者乃所以斥有譽也魏國公徐弘基公疏薦張捷有旨

部議先生曰何議爲因言勳臣無薦舉文臣例使其人果賢者必恥受勳臣薦舉已而以安遠侯柳祚昌疏遂起大鋮先生言朝廷如此舉動即報流傳第見微臣姓名尚掛仕版必且相顧驚駭謂臣負先帝之經綸負陛下之明詔負銓選之權衡負與垣之職掌罪當萬死穴地難容伏乞早賜罷斥以爲不忠之戒益先生大指以親君子遠小人爲立國根本不以小朝廷而少有阿邑故與群小爭射斷斷猶冀稍延國命而無如天生妖孽非人力之所能爲乎旋以大理寺左丞歸江上之役以先生爲吏部左侍郎署部事

事敗先生溺水不死自盤又不死行脚不知所往矣市抱關會于封事籃隱續句以避揚獅岡先生之高致也先生從子劉于講學最重風節余嘗聞其評品人物曰太守張有譽蔡屏周入覲送鹽督戸工二部內官文册長揖不跪天下郡縣只此二公又曰關中一細民與馮少墟講會從此口不二價一日過縣治見學會中二縉紳入謁縣令愕然曰渠亦為此耶終身不屑入會豎乎使先生而首丘念重當時何以爾此細民乎余嘗念陽明之學得門人而益彰吾劉夫子之學尚未大行于天下由門人之得其傳者寡也

已而思之彰陽明之學者不在講席遍天下之門人而在孤高絕俗之門人如兩峯念菴之徒是也吾夫子之門人當金石變聲金鉉吳麟徵祁彪佳葉廷秀王毓蓍死爲列星而先生力圖首陽又參錯于其間他日追溯淵源以求其學即無龍溪心齋一輩庸何傷其過陽明遠矣謹狀

移史館先妣姚太夫人事

先妣姚太夫人生于萬曆甲午十二月初二日卒于康熙庚申正月初十日享年八十有七十六歲而歸吾忠端公天啓元年敕封孺人四年以御史覃恩再封孺人崇禎元年誥封淑人十七年進封太夫人生五子長即不孝宗羲次宗炎次宗會次宗轅次宗彝太夫人姓姚氏太僕寺卿翔鳳之從孫女父諱克俊字順宇鄉飲大賓母徐氏世居上虞之渣湖來歸時會王父贈公會王母章太淑人皆在堂三世同居內外數十人而太夫人長群婦承巾奉箒群婦皆覲一

十六歲女子爲進退贈公治家嚴肅群婦時有譙讓而獨賢太夫人曰新婦大家氣度無儒酸農瑣之態他日定爲貴人顧我不及見矣丁巳先公授寧國府推官太夫人在寧國五年署中落然不聞人聲始入後出中門不識司李廳屏癸亥入京師是時逆奄竊政黨論方興楊左諸公多夜過邸寓議論時事燭累見跋僮僕頭觸屏風而太夫人管勾茶鐺酒罌無失候魏忠節見過尤數每過必以小人陰謀相告形之歎息忠節去太夫人迎謂曰得無又有歎息事耶乙丑出都門明年而難作先公被逮太夫人每夜向北

辰而拜祈聲酸苦丙漏將盡聞者無不欲泣先公遺
命五子撫之群妾嫁之苟風波靡定不失爲黃竹農
家太夫人不忍嫁群妾皆聽其母家迎去毋哭先公
至于暈絕不孝苦相勸解太夫人曰汝欲解我第無
忘大父枯壁書耳蓋大父以義頑鈍於義出入之處
大書爾忘勿賤殺爾父乎八字揭之於壁羲受教痛
哭太夫人哭乃止天子既誅逆奄哀憐忠死之家副
笄秋衣加換三品一時名公鉅卿皆就拜謁問起居
步幃帳臯之間天下想望風烈太夫人初不以此自
異奉事兩人寢門竈下煩辱之任加於娣姒一等王

父病革太夫人不煩諸父命義出營棺木得美櫝王父見之而喜謂太夫人曰吾有三子在而寵豢之事惟一婦是辦汝後必有達者王母之沒適舉債六十金太夫人盡出以供喪事或言之急而舉債舉債而不以應急可乎太夫人曰更無有急於喪事者也先公弟三人子五人王父以先公無私積將分財爲八各授之王父喪後諸父爲政曰孫不得與子同盈縮也於是五人受四分之一太夫人訓諸子曰汝曹能讀父書先業有無不足計也崇禎末宗羲宗炎宗會頗有時譽宗轅亦習科舉顧功名可以戾契致太夫

人憂思稍解乃未幾而黨禍復興阮大鋮招搖白下
儀部周仲馭出南都防亂揭集諸名士以攻之而以
劇果宗羲爲揭首次桐城左國棅宣城沈壽民大鋮
得志修報復既由殺仲馭左沈皆變姓名去遂批徐
署丞疏逮杲及羲弘光遜位不及於難驚魂未定而
四方兵起乙酉奉太夫人徙中村丙戌徙化安山丙
舍丁亥返故居己丑山中亂徙邑城明年返故居丙
申山中又亂徙半霖其秋返故居己亥海上亂防海
之師望門而食徙三溪口明年冬返故居甲寅群盜
滿山徙海濱之第四門乙卯後五月始返三十年之

中流離轉徙砊砊靡有定居其間與村鄰之婦女持橐束縕而立塵起疾呼以遁須臾之命者又不知凡幾自乙卯以來風鶴稍息太夫人早起日誦金剛經一卷誦畢置曾孫小孩於膝口授唐詩絕句一二首服則述閭閻碎事勾女孫輩一笑方謂此樂可常豈知安居數年亦為造化之所吝耶古來章妻滂母受禍不過一時而太夫人始遭東林黨禍繼之以復社黨錮又繼之以亂亡捕獄則操兵到門避寇則連繩貫掌覆巢之後復遇覆巢茹苦再立之戶牖頻經風雨一生與艱危終始即古來之節婦賢母著名不過

一節而太夫人上書代死似忠愍之夫人膝下皆爲名士舉觴賜子似伯仁之母詁經講舍諸生先起居太母似忠介之母九十萱親養堂束帛又似依齋之母隨舉一節皆應史法太夫人兼之蓋天不以尋常婦女之境遇處太夫人太夫人亦遂破荒於婦道母道之變局故五十稱壽祥光遍於帷帳一年廬墓芋露降於青松豈非天也每當太夫人壽辰海內鉅公多有傑作以表徽音蕺山劉夫子徐忠襄施忠介相國瞿稼軒朱文靖孫碩膚中丞方孩未陳于庭儀部周仲馭徵君沈眉生蘇武子陳定生其著也史館諸

公亦考信前言知義說之不妄也

監修徐立齋先生爲之特傳於列女是吾母屈於

生頑得伸於死子孫當世世不忘也